

金元十家词选

主编

黄兆汉



金元十家词选

主编

黄兆汉

编委

司徒秀英

吴丽珍

谭宝芝



金元十家词选

黄兆汉 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8 插页 19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5-411-1/I·355

定价:13.50 元

而來洗古萬古俗念未去
老矣尚或見之正隆四年
閏六月西山蔡松年題

東坡愛海嶽翁有云元章書如以杖劍
斫蒲葦無不如意信乎子敬以來一人而已
云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手其備道
此後世更無可言所可言者其天資高耳
墨工夫到學至於無學耳歲乙卯杳簡謹書



元遺山先生像



外史自贊畫象

志逸心疲身清命濁迥同類而親
援狙毒厚味而美藜藿與取益而
不勝其損事知危而姑与之安一枕
一衲不厭己之深眇惡衣惡食失憂
人之飢寒血然為人而反常為此

高墳首於拜

伯清提舉相公文詩 舊歲疊燎喜餘
府茅不為非臨川慶深神明所相予元誠
以歲暮盡一日至陽至初二日午始行臨誅
其痛身前此所莫及也常何處書生一乞人之恤
而懽悅不吝之此僅又誰為 會中浩然元誠
也送行集略

佳作如浩然感舊為之景卿且如

李博未結姻莫它就用喜慶也臣為泉州所
迎而視之治生若曹共清從歸今歲六月必假鄉河
一歸四五月間重煩

公為此坊快慰誠作期子日當高舊式花家作
與小主常例今修計乞示擇快文則一除也

引前夫人小姐 五孫人小姐 三孫人小姐 四孫人小姐 劉姓
再四清敬意

分明令料今在仲家李博 喜至極王兄重有
在我名有郭全人同往今往李詳見

教否都遠不見此石也此情
非及拙作送之誠告不誤此時此情不別時時

北由

有時君大軍時字字情
深望自慎之宣世九日佳者頻首再拜

元誠使者即過提州度歲在酒舍賦詩題以代別
亦館非望爛離城品雖涉久至玉清姑一寓同

僕於江醪碧龍酒樽紅背標和台臺都銷偏新志
果則分病却非望各各而極懷良敬，別意莫勿

龍巢占反正望朝上歲望南雲台望望洋氣動時
武吻春祺第紀冲帝力中仕揚卷又日喧獨今風

後雪解未懼排煙後倚欄 臨東飲時性宜剪刀工

伯清提舉相公台呈

薛提舉詩

卷 律詩 并五言 致伯清提舉相公書 張翥 元

佳作知然感舊為之景鄉且知

李博兄結綢莫宅尤用喜慶也臣為真州所

迎而揚之諸生若留只得屈偏今歲六月必假鄉試

一序四五月間重煩

公為起一坊快應試忙期小子自當寫舊式弟家作

與小吏常例之修計乞不怪快久聞上懷也

別聞夫人小姐 五孫人小姐 宣撫：西媽 紅姐：荆媽

再四計敬意

今明合時今岳仲家李博壽王廷玉昆李亭

年職名有鄭登人回結令姪子孫以見

教否 都正不見是此何也亦請

能及拙作送之誠者不溫記時遂情系邦習書室

此由

有持春天寒喧字常情

保望自悔六宣廿九日張翥頌首再拜

元誠使者知通揚州度歲於酒舍賦以韻且以饒別

亦館華燈爛嚴城品畫幾終夕八至玉清話一宵同

傳於沉醪碧銀泥清燭江齊標和香雲龍餅餽新慈

異國所嘉節步響各老翁孤懷長耿，別意莫匆：

龍集占辰正結潮卜歲豐商雲合斐聲津氣動臨朐

氏胸春襟嘉軋坤赤力中仕移蒼冥日瑄調女夷風

梅雪解朱檻樹煙低倚攏蒼龍戴勝巧恰字剪刀工

编者序

自 60 年代后期以来，金元词一直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范围。我的长达 50 万言的硕士论文（1969）《金元词通论》便是这方面一点小小的成绩。

后来，我将这篇论文大力删削，重新组织，加强史的性质，写成《金元词史》一书，约 20 万言，于 1992 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大抵是由于学术界对此书的反应仍算不错——说到底，它是海内外第一本金元词史，使我对金元词的研究更多关注。我心里很想编注一本金元词选来配合我的《金元词史》，这样，至少可以方便修读我的“历代词”的同学，作为他们的一本参考书。可是，基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未能成事。

自从《金元词史》出版后，随我研究词的同学与日俱增，其中不乏研究金元词的。为了要使他们的基础打好一点，我提议他们按着各人的研究范围注释若干首词。吴丽珍和谭宝芝两位同学是研究金元词的，她们自然要注释金元词了。问题是，她们应该选择哪些词人，须要注释哪些作品呢？是由她们自己去

选，抑或由我去选呢？几番考虑，我认为还是由作为指导老师的我去选较好。原因是：一则可以有把握地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词人和作品；二则可以斟酌某些地方应该作注，这样，通过注释的功力，可以测试她们两人的学习热诚和水平。不过如此做法，我的牵连就较原意大得多了。但，回心一想，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达成我选注金元词的宿愿呢？

决定之后，我就把心意告诉丽珍和宝芝。她们不但表示赞同，而且当她们知道将来的成绩会以书的形式公诸于世后，颇为雀跃。至于此词选的内容，我们决定依照我和司徒秀英同学合编的《宋十大家词选》体例，就是：词人选十位，每位选作品若干篇，每篇作品包括词抄、注解、赏析、评说四个部分，再加上每位词人的生平简介及历来对他的评论——集评。我们相信这样颇能全面地认识每位词人和他的代表作品。又，为了加强阵容和加速完成这项选注工作，我又一次拉得秀英帮忙，她答应为一部分选词撰写赏析文字。这样，在人手充足的大前提下，我们决然毅然展开这项编撰计划。

我们四人的工作是这样分配的：我负责选人、选词、定注解，丽珍和宝芝负责作注解、写赏析、辑录对每首词的评说、收集历来学者对词人的评语和撰写词人的生平、词风等简介，秀英则如上述，只负责写若干首词的赏析而已。主编的任务就由我来担当。此外，因为我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又是她们三人的论文指导老师，整个计划都由我来策划和指导。

由于工作程序上的需要，我必须首先选出十名词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品。这项工作，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我参考了好几种古今学者的词选，加上自己多年来的心得，最后选出了这十位词人：吴激、蔡松年、元好问、段克己、白朴、王恽、仇远、

张雨、张翥和邵亨贞。我持的原则是，他们的词作成就大，为金元时代的一流词人，而且，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作手；同时，他们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传世，这样，才可让我们有选择的空间。

但是，吴激存词只有十首，不符合我们的原则，为什么又会入选呢？理由是，他的存词差不多首首都是佳作，而且正如元好问在《中州集》评价他说：“乐府……自当为国朝第一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金代词人，自以吴彥高（激）为冠……同时尚‘吴蔡体’，然伯坚（按，即蔡松年）非彥高匹。”可见吴激在金词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大抵我们不能因为他存词少就不选他吧。况且，我们只选录他其中五首词而已。这虽是“自败体例”，但也不是理由不足或甚至毫无道理的。

蔡松年、元好问、仇远、张翥四人，自然很符合我们的原则，他们的词成就大，影响深，而且存量多。存词最少的蔡松年，也有86首。元好问存词多至370余篇，而仇远、张翥则各有百多首。我认为他们四人实可称为“金元四大词人”，他们在金元词中的成就与地位实相等于宋词中的苏东坡、周清真、辛稼轩和姜白石。

历来词学家对他们四人都是很褒奖的。元好问便很赞赏蔡松年，说：“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彥高，号‘吴蔡体’。”（《中州集》）郑騫教授说：“〔松年〕诗文俱佳，尤工词，寓豪放于清丽，‘驿骑于东坡，淮海之间’，与吴激齐名，称‘吴蔡体’。金源一代词风，二人实启之。”（《续词选》）吴、蔡的词风，虽然大同——所谓“吴蔡体”，实有小异。吴以沉郁胜，蔡以清拔胜，各具不同面貌，为金代初期最有成就的词人，而蔡松年影响后来的元好问是有迹可寻的。

元好问在词方面的成就比蔡松年还要大，可以说，他是金源

一代最有成就的词人。当时的徐世隆就这样评价他，说：“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遗山先生集·序》）。元好问的词可谓集豪放、婉约两派之大成，正如苏东坡在《和子由论书》说，达到“刚健含婀娜”的刚柔相济的境地。清人陈廷焯也甚为推许他，说：“金词于彦高外，不得不推遗山。”（《白雨斋词话》）虽然陈氏将遗山的成就置诸吴激之后，但其对遗山的赞赏是显而易见的。清末的况周颐最了解遗山，对他作出很公平的论说：“遗山之词，亦浑雄，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后能雄，遗山所处不能豪，尤不忍豪。……知人论世，以谓遗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蕙风词话》）平情而论，元好问在词学的成就与地位实可称得上是金代的苏东坡。

仇远与宋末大词人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同时，互相唱酬亦多，所走的也是他们清空骚雅的路子，他是把姜（夔）、张（炎）词风带入元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词人。后来姜、张词风之得以在元代盛行不衰大都是他的功劳。所以，可以说他是元代姜张词派的最早最有力的推动者。从广度来说，他也是元词的一个开山祖——一个伟大的开山祖，因为元代最有成就的词人——张翥就出其门下。当然，除了在词史上，尤其在元词史上，他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外，他的词本身的艺术成就也是相当高的。他的《八犯玉交枝·招宝山观月上》和《齐天乐·咏蝉》早已传诵词坛，为后世典范。我们把他作为一个此时期的词人而选入本书是有充分和客观根据的。

至于张翥，正如前文所说，是有元一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他在当时已负盛名，后世更认为他是姜、张一派之嫡传，故在词

史上是有相当地位的。清人汪森《词综·序》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筭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可见张翥在姜、张词派之重要位置！他被认为是姜、张词派的殿军。词，最低限度是姜、张派词，发展到了张翥便“能事毕矣”。陈廷焯说：“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张仲举（张翥字）规抚南宋，为一代正声。”又说：“仲举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者，赖有仲举耳。”又说：“词至张仲举，后数百年来邈无嗣响南宋者。”（语皆见《白雨斋词话》）这都指出了张翥词的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巨大贡献和崇高地位。实际上，单是一篇《多丽》（晚山青）便为他在词坛上奠定了稳固的地位。清人万树《词律》以它为《多丽》一词的正格，说它“谐协宛丽”，“精当之至”，为“学者所当摹仿”。

跟以上几位词人相比，其余的，即是段克己、白朴、王恽、张雨、邵亨贞等五人，自然是次要的。不过，我认为在金元词中挑选十名作手，他们是应该入选的，因为，大致上，他们符合我们上述要求。先说段克己。在金末词人中，除了元好问，便到“二段”——段克己和段成己。他们兄弟两人的词风相若，成就相当，因此，我们只选其一。由于环境、身世的关系，克己的词多充满哀伤苍凉的喟叹，有时更发出慷慨激昂的声响。他的词风凄婉中时见豪放，深沉处亦能挺秀。艺术成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他的存词 60 多首来看，它们，明显地，是时代变迁、社会动乱、国破家亡的产物，其感染力是异常深刻的。白朴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但他的词一向评价甚高。元王博文《天籁集·序》说：“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

为神奇，亦于太素（按：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清人朱彝尊说：“兰谷（按：朴号）词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当与张蜕庵（按，张翥号）称双美，可与知音道也。”（《天籁集·跋》）清末王鹏运说：“仁甫（按：朴字）词洵如《提要》所云，清隽婉逸，调适均谐，足与张玉田相匹。”（《天籁集·跋》）元好问、张翥、张炎都是一代词家，而今以白朴匹配他们，可见白朴词成就之高了。王恽词，在某程度上，亦受遗山影响，但是有他个人的风格。他的词以雄浑典重、沉郁深厚胜，而且，因为存词多（280多篇），去芜存菁，佳作实在不少。我们这里只选其中五篇，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张雨是仇远的弟子，与张翥同辈，他的词风自然走姜、张一路，以清空健拔为尚。《四库提要》称其“诗文豪迈洒落，体格道上”，他的词也是如此。我们选取张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是一个道士。金元时代，道士词人不少，但词写得好的不多，而张雨应为当中第一作手，比在道教里词名大得多的丘处机还要优胜。最后，是邵亨贞。他是元末的一个大词人，足以继承仇远、张翥一脉，是元代姜、张词派的殿军。清末王鹏运就这么说：“复孺（按：亨贞字）、兰谷二词，不在山村、蜕岩、伯雨诸贤下……”换言之，亨贞之词可与白朴、仇远、张翥、张翥的作品媲美。白、仇、二张的成就于上文已讨论过了，由此可见邵词的价值和在专家眼中的崇高地位。我以为，元末词人之中，能够上追南宋的只有亨贞一人；而山村、蜕岩、复孺实为元词的主流，元词之所以还能继续南宋姜、张词统的，他们三人之功实不可没。

至于选词的数量我这样决定：“四大词人”每人选八首，其余六人则每人选五首，共62首。选八首的理由是：既然《宋十

大家词选》中的晏几道、秦观、王沂孙、张炎也不过每人选八首，那么，在成就上超不过他们的蔡松年、元好问、仇远、张翥自然不能选多过八首了。这是从他们的词的成就，甚至从词史上的贡献与地位的角度去看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说到选五首的理由，无它，只因为“五”是整数“十”之半数而已。我想，在这个高度讲求物质享受和科技的时代里，年轻人、大学生在精读一百篇宋词之余，深切认识五六十篇金元词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明、清两代的词，还需要细细选读一百数十篇的。在选词的过程中，我参考过不少词选性质的词籍，但很多时都以朱彝尊的《词综》为依归。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就依赖朱彝尊。已故郑骞教授的《续词选》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词人、词作选好后，我细心阅读选出的作品，务求在“适当的”地方打圈，以示要作注解，目的是为正在大学攻读的年轻人提供学习的方便。当然，真正作注解的是丽珍和宝芝。正如上述，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写赏析、写词人生平简介，以及辑录历来的评说。十个词人之中，丽珍负责吴激、仇远、张雨、张翥和邵亨贞，宝芝负责蔡松年、元好问、段克己、白朴和王恽，而秀英则只负责撰写吴激、元好问和仇远三人词作的赏析。

大抵是由于经验不足，或甚至没有经验，丽珍和宝芝在注解和赏析两部分都遇到了不少困难，以致三易其稿，用了不少时间。我虽然由始至终指导她们从事这两项工作，但只限于提示、建议、提出问题和至多作少许文字上的润饰。成果还是属于她们的。秀英是写赏析文字的老手，在撰写《宋十大家词选》的一百篇赏析之前，已在香港多份报刊发表过数百篇诗词欣赏的文字，经验相当丰富，所以撰写 21 篇赏析（即吴激五篇、元好问八篇和仇远八篇）对她来说，所需的时间并不多，而且

需要改动的也很少。读者大概会注意到，书中的赏析部分有三种不同文章风格，因为它们是出自三个不同作者之手。而且，通过这些赏析，我们可以察觉到三位作者对文学的了解、领悟、感觉、感受等等都有差别的。由于这些不同，加上笔调之异，文章风格便自然有别了。作为这个计划的指导和这本书的主编的我，虽然可以费些功夫勉强调整它们的差异，把互相的距离拉近，但我认为实无此必要，让读者欣赏不同的笔调，阅读不同风格的文章有何不好呢？所以，除了迫不得已，我尽量不改动她们的字句，就让她们以真实的面目示人！至于注解方面，丽珍和宝芝的作法也不尽相同，只要读者稍为留意，便可以看出来。它们既然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又岂会完全相同？又何必求其相同？更何必要令它们相同呢？

在辑录每首词的“评说”和每个词人的“集评”时，我们尽可能辑录前人的评论，也同时选录一些今人的论说，以求对了解和欣赏词作和认识词人达到一定的程度。我自己的批评文字则附诸骥尾。

从计划开始到完成，经过了大半年，对这样性质的一本小书来说，用的时间无疑是多了点，但因为我们都忙于别的工作，（我和秀英忙于教学和研究，丽珍和宝芝则忙于撰写硕士论文），能够花在这计划的时间实在有限，所需的时间往往是要挤出来的。

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全赖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陈华昌先生鼎力支持，于此向他致最深谢忱。如果年轻人、大学生觉得这本小书对他们认识金元词还有少许帮助的话，他们要多谢的应该是陈先生，因为他慷慨地为我们无条件出版这本书。当然，如果读者发现书中有任何错漏的话，自然应由我